



贵阳文史资料选粹

87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三辑

(抗战中贵阳文化活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三辑

一九八七年十月

主 编：章德华

副 主 编：朱崇演

责任编辑：黄鹤普

编 辑：卓建安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贵州省期刊登记证第086号

定价：1.00元

70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

(抗战中贵阳文化活动)

目 录

抗战时期贵阳文艺活动片断	黄 炜	(1)
我在民教馆的回忆	伍静远	(12)
抗战时期贵阳的文艺活动点滴	钱安毅	(14)
抗战后期我与文化界人士的交往	李文昉	(18)
文化名人在贵阳的活动片断	彭晓珍	(22)

贵阳沙驼业余剧社	李黔宾	(24)
抗战时期贵阳的话剧活动	舒 明	(45)
山城剧坛人物简志	舒 明	(63)
令人难忘的往事		

——抗战后期贵阳文化活动	楚 石	(79)
在贵阳的半年	陶 然	(84)
抗战初期华生活剧社的抗日宣传活动	包 壤	(86)

记抗战时期的几次音乐演出活动	蓝泽众	(91)
抗战时期贵阳的音乐活动简况	魏 岩	(100)
一次激动人心的音乐会	赵秀宜	(104)

回忆“筑光”演出片断	宋鹏举	(106)
贵阳电影放映的回顾	崔金培	(108)
在贵阳街头作抗日宣传的民间艺人		
.....杨林口述 蓝泽众、赵秀宣整理		(109)
欧少久与山城的“抗战相声”	甘咏衡	(111)
抗战时期贵阳的杂技艺术	陈泉生	(113)
贵阳图书文具行业概况	李建培	(119)

贵阳中小学生掀起的一次抗日爱国活动		
.....孙礼和口述 宋德光记录整理		(129)
贵阳县职中在抗战时期的文艺活动	梅春煦	(134)
音乐教学十年	麦放明	(138)
回忆一次校园抗日歌咏活动	蒋治中	(143)
贵阳中学音乐戏剧活动琐记	旷国坚	(144)
战时中学唱战歌	邓时丽	(149)
贵州大学音乐社和大夏中学的音乐演奏会	石国梁	(151)

贵阳社会服务处的文化活动	季实	(154)
记党风剧社	黄炜	(158)

附录《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二十二辑目录	...	(163)
编后		(176)

抗战时期贵阳文艺活动片断

黄 煜

一、“牛鼻子”与《漫画贵阳》

黄尧是抗日战争中期到贵阳来的著名漫画家之一。1943年，通过贵阳画家吴夔的介绍，我认识了黄尧。那个时期到贵州来的漫画家还有叶浅予、丰子恺等，叶浅予喜欢到贵州外县进行采风，画了一些反映少数民族风情的漫画。黄尧则在贵阳的时间居多，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文化人。当时不过三十岁出头，圆脸上架着轻度的近视眼镜，不管天晴下雨，不论酷暑严冬，他总穿着一件风衣，一个塞满画具、画本的皮包，从不离手。讲话总带着微笑，他是“下江人”，但总是学着讲“贵阳话”。

在贵阳居住一段时期后，黄尧对这古老的山城，抗战大后方的重镇——贵阳产生了感情，于是他每天走街串巷，东张西望地寻觅可以作画的镜头。有时我这“老贵阳”就成了他的向导和解说员。他想出版一本《漫画贵阳》，我当然赞成。而且告诉他，从前有邹一桂曾经画过贵阳的景色，时人桂百铸先生也有画卷描绘贵阳，但均为国画，而且是山水画，若以漫画成册的你算是创举了。

黄尧的《漫画贵阳》是以贵阳风光为主。如有一次我们到理发店去，看见那种用纸板做成的纸风扇，他很感兴趣。因为

那时电风扇在贵阳还是稀世之物，一些饮食店、理发店便用一块纸板悬挂于店中，加以长绳，由人来拉动。纸板前后摆动，阵阵清风徐徐而来，凉风满堂，顾客热汗顿消。他非常满意这种“土风扇”，便立即画下这一饶有风趣的山城即景。又如四十年代，贵阳公共汽车还未盛行，而以马车代步。城内马车穿市，到花溪览胜也是乘坐马车。黄尧也画下了这一情景。诸如此类的街头风光他都一一入画，后来选印时，则又以其他城市没有或少见而独具贵阳特色的编入《漫画贵阳》。

谁都知道黄尧是以创画“牛鼻子”这个人物形象而出名的。正如叶浅予所画的“王先生”、张乐平所画的“三毛”一样，读者一看就能认出。所以，一些熟人直呼黄尧为“牛鼻子”。有人建议他将《漫画贵阳》的书名改为《牛鼻子漫游贵阳》，后未采纳。这本画册，是由文通书局印行的，三十二开本。由于当时纸张困难，纸的质量很差。但出版后，仍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当时贵阳市政府出版的《贵阳市政》月刊，还著文评介。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黄尧的《漫画贵阳》生动地反映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贵阳的风貌，也是在四十年代集中描绘贵阳风光的唯一的一本画册。

黄尧在贵阳除出版《漫画贵阳》外，后来还精心画了颇为别致的《百寿图》，也是文通书局印行的。《百寿图》画的是一百个形态各异的老寿星，在每个老寿星之上，又写了形体不同的上百个“寿”字，分印在四张立幅上，合起来悬挂就是一堂小小的寿屏。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贵州日报》点滴

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工作过的陈廉贞同志在与笔者通信当

中，谈到当时《贵州日报》的一些情况，鉴于当时参加的老报人已经不多，陈廉贞同志所谈有些鲜为人知，把这些点滴加以整理，也算是对贵阳文艺活动的“拾遗补缺”吧。

陈廉贞是一位思想进步的老报人，抗战初期编写了《抗战进入第二阶段》一书，反映当时各党各派对抗日的主张。这本书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很受欢迎。武汉失守后，陈到了贵阳。时间是四十年代初期。

当时吴鼎昌任贵州省府主席，《贵州日报》社社长是由省政府委员严慎予兼任。吴鼎昌和严慎予都是办报的老手，吴早年曾是《大公报》领导人员之一，能诗能文。他办《贵州日报》的态度仍是《大公报》的态度，即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他们在用人上是以才为主，对有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一起延揽。陈廉贞到了贵阳以后，严慎予正是《贵州日报》前身《革命日报》的社长，便慕名延请陈为第三版主编兼写社论，有时文章署严慎予之名，实则出自陈的手笔。

当时《贵州日报》的第三版专载贵州地方新闻，特别注重吴鼎昌在黔的方针大计，陈廉贞能作为该版的主编，足见他们是以才为主的。与此同时，《贵州日报》还聘请了思想比较进步的金慎夫、郑永欣为编辑。所以，那一时期的《贵州日报》在版面、标题、文章各方面都获得读者的好评。

《贵州日报》当时的主笔是杜阜民，贵州大方县人。虽是国民党人，但为人忠厚老实，严慎予要他任主笔，一方面对国民党省党部可以交待，总是国民党人主持笔政，一方面由于杜对政治立场无所谓，便可容纳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

《贵州日报》那时成立了一个社会福利部（据曾在《贵州日报》工作过的刘健同志回忆名叫“读者服务部”），除了搞一

些社会服务工作（如职业介绍、婚姻介绍、主办集体结婚等）外，还为读者介绍书刊。陈廉贞当时曾介绍瞿秋白同志的《海上述林》给贵州读者。陈在《贵州日报》时还编纂了《吴梅全集》，由文通书局出版，对文化事业作了一些奉献。

在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兵抵独山的“黔南事变”时，人心惶惶，陈廉贞在《贵州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磁铁战术的诠释》的文章。所谓“磁铁战术”，是国民党在长沙大火后，依然采取不抵抗主义，让日寇南进的漂亮口号。陈为了安定人心，使贵阳不致溃散，写出了《诠释》，使广大人民洞悉其中“奥秘”，揭露掩饰着的真象。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受欢迎。而《贵州日报》是地方政府的机关报，能刊发这篇文章，也就说明在《贵州日报》中，也有维护民族尊严，激发爱国热情的工作人员。陈说，当时写这篇文章“乃是一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的天职”。《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到贵阳时，还曾去专访陈廉贞，赞赏这篇文章。

三、昙花一现的《火柴头画报》

1941年，贵阳出版了一张四开的画报，名为《火柴头画报》，那时与这张画报并美的是著名漫画家高马得主编的《国民画报》。这便是抗日战争中期贵阳出版的两张画报，均是黑白色的。

《火柴头画报》的主人是区锦汉，广东人。我曾去拜访过他，原以为是儒雅文士，却原来是一位身着武装的国民党军官。我问他为什么要叫“火柴头”呢？他说：“火柴头的意思就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们这个小小的画报，也就是要在这抗战时期为抗日宣传发一分光。”区锦汉虽是一个军人，但

喜欢漫画、宣传画。他有一个侄儿，是搞木刻的，《火柴头画报》多是他们叔侄的作品。区锦汉还告诉我，准备办一个“火柴头出版社”，编辑发行一些宣传抗战的作品，不只限于图画。可是，距离我们谈话不到一个月，区锦汉被任命为师管区的团长，忙于军务，《火柴头画报》无暇兼顾，大约出版不到十期，就停刊了。“火柴头出版社”，自然也没有成立。

四、激励人心的街头音乐会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的音乐活动蓬勃开展，特别是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大、中学生和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所开展的群众性音乐活动更为活跃。其中至今令人难忘的是“街头音乐会”（当时并没有这个名称，是笔者现加的）。

街头音乐会都是在几条主要大街闹市举行的。如大十字、中华南路、小十字、南门口等行人最多的处所。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街头音乐会没有预先宣传的海报，也没有乐队、乐器进行伴奏，更不分前台、后台。只要有一张方桌就行。指挥者就站在方桌上指挥，演出者多是学生歌咏队。人数不多，一般二十人左右。先是由这个歌咏小分队的青年学生，高唱抗战歌曲，接着人民群众围了一圈又一圈，指挥者跳上方桌，先指挥群众唱几首熟悉的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然后指挥者才热情地问：“我们今天唱一首新歌好不好？”“好！”才开始教唱新歌曲。

当时所教唱的新歌都是易教易会的，如一首用外国民歌曲子配词的：“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锄汉奸，锄汉奸。大家武装起来，大家武装起来，救中国，救中国！”这首歌曲，一经街头音乐会教唱后，很快就传开了。

街头音乐会所教的抗战歌曲，有的还具有浓郁的贵阳地方特色。其中有一首流行较广，印象极为深刻的，歌词是：“北平南京都失了！同胞们，快努力。”中间插入两句地道的贵阳话的对白，“喂！老乡！亡国奴当不得嘞！”“是的啰！”接着才唱“亡国奴当不得，依呀嗨！”这首词曲简炼明快、生动活泼、是群众易唱易学的抗战歌曲，不到二十分钟聚集在街头的千百个男女老幼都会唱了。几天以后，贵阳的学校、社会团体、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亡国奴当不得，依呀嗨！”的歌声。到底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词曲作者是谁？都不知道。有人说可能是歌咏宣传队“现编的”。这种街头音乐会与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同样受到群众的欢迎。

五、不可忽视的民间文艺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的民间文艺也起了一些变化，如茶馆里的山歌、外省流入的“文明戏”，都与抗战有关。不过，这些民间文艺在当时一般中、上层人士，则认为是“下里巴人”性质的东西，很少有人去问津。

贵阳的茶馆，也分为上、中、下三等，我这里所说的是第三等，也即是当时劳动人民憩息喝茶的“下等”茶馆，集中在世杰花园（今延安中路）、公园北路一带。这种茶馆的文娱活动，有说书和唱歌两种。说评书一般内容多是传统旧书，如《施公案》、《七侠五义》等；唱歌的又以民间小调为主，如《烟花告状》、《孟姜女寻夫》等，内容俚俗。但一些茶馆也有唱山歌的，有女声单唱和男女对唱，原来的内容多是以爱情为中心。在抗战期中，贵阳的报上曾刊发过内容以宣传抗日为中心的山歌歌词，一些唱山歌的茶馆曾演唱过，虽不是天天演

唱，但也说明民间文艺在抗战时期中也起了变化，不是老一套。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歌曲，后来有些学生到农村去作抗日宣传时，也曾采用过，效果很好。

抗战期中，贵阳的话剧演出很是频繁。排练认真，演员阵容整齐的话剧团（社）不少，如沙驼剧社、民教剧团、青年剧社和贵大剧团等。演出的话剧，多是名家所写的剧本，如曹禺的《雷雨》、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高尔基的《夜店》等。导演是罗军、麦放明等名家，观众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大中学生，可以说是很正规的。

文明戏是一般上、中层人士看不起的。它的观众也多属于劳动人民、商店人员，它的特点是台词通俗，故事曲折、噱头多，演出的条件也很简单。抗日战争时期，文明戏随着外省人来到贵阳，我和搞话剧的龚巽曾去观光过几次，颇感兴趣。

我们去过几家，格调都是差不多的。那时，生意最好的要算在中华南路达德学校内的一家。因避免日机轰炸，达德学校迁往郊区，学校的房屋部分出租。这家文明戏的剧场便在黑神庙后院上的一排教室内，把隔墙拆掉，就成了一个可容纳二百多人的剧场。座位是长条木凳，谈不上什么灯光、布景，道具也极简陋。这家剧社叫什么名称已记不起，上台的演员不过十人。据龚巽告诉我，这些演员都是“多面角色”，根据剧情的需要，可以演老年、中年、青年，甚至男扮女、女扮男，全凭化装、服装来变化。龚巽说：文明戏是没有剧本的，演员用不着背台词，不识字的都可当演员。只是在演出前，由导演“说戏”，把整个的剧情告诉演员，台词由演员根据剧情去自编，只要不出“格”就行。

文明戏虽无剧本，但却有一张“幕表”，我们曾到后台去

看过，一张大纸上写着剧名，下面便是场序和演员及剧中人姓名。“幕表”张贴在出台的门边，导演便坐在“幕表”旁，手中拿着一根“教鞭”，他真是“眼观四向，耳听八方”，既要隔着门帘听台上剧情的发展，又要看着幕表，喊着：“××上”，“××快穿衣服”，“××不要忘记带眼镜！”……，就这样全神贯注一直到演出结束。

当时正规话剧演出都要讲“国语”（即普通话），文明戏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演员多是江浙一带的人，演戏时虽然不讲“依”、“阿拉”，但江浙口音仍听得出来，有时也学讲一二句贵阳话如“的的个”、“老者神”之类，引起观众一笑。他们的服装也是“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有现代的西装、中山装，也有旗袍、裙子、父母装，不过都很陈旧。

文明戏的主要内容，是以社会问题为主，家庭、婚姻事件为中心。剧情内容多取材于“言情小说”，或是其中的一个片断。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故事有头有尾，文明戏很少演连续戏，因为他们“剧本”的来源是感到很枯竭的，有时多亏导演好本事，除在言情小说中去挖掘外，当时报刊杂志上所刊登的“社会新闻”，也帮了他的大忙。

有一次我和龚巽去看剧，演出的内容是讲一个“抗战夫人”被欺骗与被遗弃的悲剧，演得很逼真。一些观众非常同情这位被欺骗的女性，憎恨那位发国难财、玩弄女性的奸商。诸如此类与抗战有关的题材，在贵阳演出的文明戏中逐渐增多。因为这些故事具有现实性，而且就发生在自己的周围，于是卖座不衰。这类文明戏对抗日宣传，揭露社会阴暗面，颂赞为抗战尽力的正面人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那些逃亡到贵阳来过着极为艰苦生活的演员们，他（她）们白天为生活

奔忙，受到人们的歧视，但仍坚持着夜夜演出，是颇令人敬佩的。我认为，叙述抗日战争中的民间文化时，不应该把他们遗忘。可惜至今我尽力回忆，也只记得起在贵阳演文明戏的演员中有两人，一个叫马一笑，一个叫徐哈哈。徐哈哈为生活所迫，白天还要兼在街头唱卖梨膏糖。

六、“电影皇后”胡蝶为阿嘛相馆题字

“电影皇后”胡蝶，曾在四十年代到过贵阳，住在贵阳招待所(即现今科学路)，那是当年贵阳比较高级的宾馆。胡蝶虽非达官要人，而是名噪一时的影后，山城的影迷们都要想去一睹芳颜，据说是去的多，见面的少。这位电影皇后在贵阳留下什么呢？如果“老贵阳”不健忘的话，还应该记得在现今中华南路的阿嘛相馆的门面，临街的横壁上有“阿嘛相馆”四字，下款署“胡蝶”二字。字体方整，有点类似现在的“新魏碑体”。这块招牌曾轰动一时。因为，题写招牌一般都是书法家或权贵名人，电影皇后题写招牌，确是新闻，一时前往观赏者不少。

当时我很怀疑，胡蝶是否能写招牌，或是由人代书借用其大名。后来我曾问过阿嘛相馆的创业者彭氏兄弟，据彭晓珍和彭万里说，那是胡蝶拍摄《建国之路》电影时，路过贵阳，彭千里为了抢下这位“皇后”在抗日战争中小憩贵阳的镜头，便去给她拍照。千里将照片送去，胡蝶赞不绝口，原认为贵阳这小地方，拍不出好照片，结果她却感到技艺超群，非常满意。高兴之余，便应请为阿嘛题字，就在笔记本上用钢笔写下“阿嘛照相·胡蝶”六个字。由于字体过小，彭氏兄弟乃精心放大，做成招牌，一直保存到解放前夕。

七、“荒江女侠”夜宿三元宫

抗日战争时期到过贵阳的知名艺术界人士是不少的。历年来多有追忆文章。而知名度不高的却无人提及。如“荒江女侠”徐琴芳和她的妹妹路明（也是电影演员）逃难到贵阳，知道的人并不多。

徐琴芳以演《荒江女侠》而出名，一般喜看武侠片的观众对她是很熟悉的。抗日战争时期，她和路明辗转逃难到贵阳，大约是一九四三年的夏末，我和党风剧社的黄时烽一道去看望她们。她们住在大西门社会服务处旅社，此地原是贵阳风景秀丽的“三元宫”。

那天晚上我们去的时候，已是晚上八点，徐琴芳姊妹住在进门的一间平房，屋里堆满了行李，非常零乱，拥挤不堪。屋里屋外堆满了人，徐氏姊妹只好站在人群中，状颇疲惫。她们的穿着均极为普通，面容都很憔悴。如果不是社会服务处主任张其清的介绍，我几乎不相信那就是在银幕上飞檐走壁、武功绝妙的“荒江女侠”徐琴芳与“小鸟依人”的路明。由于人多嘴杂，我们根本没有谈什么，只是寒暄几句。

虽是夜晚，但前来观看徐氏姊妹的影迷仍是不少。其中少数影迷却不顾她们的处境、心情、疲劳程度，还提出请徐琴芳唱京剧片断，请路明唱流行歌曲的要求，结果都被婉言谢绝了。听说过了几天，在社会服务处组织的一次晚会上，徐氏姊妹应邀唱歌，满足了影迷们的要求。不久，她们就离开了“三元宫”。

八、盲人歌唱家郑隐飞

抗日战争期中，贵阳的音乐活动颇为频繁，经常有演唱

会。当时知名的音乐家应尚能等，也来贵阳开过演唱会，博得掌声最多的，是他自己所作的《拉纤行》。在贵阳任省艺术馆馆长的马思聪，他的小提琴演奏会，堪称盛况空前。在音乐活动中，除掉已记下的大事和音乐界较有名气的人士外，有一位长期留在贵阳的郑隐飞，至今还有人记得起这位盲人歌唱家。

郑隐飞是外省人，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前都在贵州广播电台工作。那时广播电台设在文笔街华家阁楼内（即现在的市文化局），郑单身一人住在电台内。

在四十年代，贵阳的街头，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位留着长发，长年戴着黑色眼镜，身上穿着旧西装，一只手拉着一条套有小狗的绳子、有时由一个少年在身旁伴行的中年人，他就是郑隐飞。用当时的眼光来看，他的形象和打扮是“文化人”、“艺术家”。据内行说，郑的歌喉不能算是“正规”的。但在我和他的接触交往中，总觉得他唱起歌来是那么热情奔放，而且他没有什么架子，没有乐器伴奏，他照样唱；没有舞台，站在人群中，他照样唱；无论谁邀请他，他都唱。

抗战胜利前夕，安顺一些文化团体，邀请郑隐飞去演唱，因我曾任过安顺“血花剧社”总干事，便要我陪他去。那次，我给他当了向导。安顺爱好音乐的青年在一个晚上，热烈地欢迎了他。记得是在一个广场，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一圈，郑站在当中，满怀激情地唱了十几首抗战歌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连唱了两遍贺绿汀的《嘉陵江上》，也唱了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盲人歌唱家郑隐飞平常读谱，练歌都比别人艰苦，但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有一次他要我陪他去看电影，我很奇怪，

（下转17页）

我在民教馆的回忆

伍静远

1939年秋，我由黔西中学调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任馆长。民教馆有工作人员十三、四人，分别设有文化、艺术、体育、总务四个组；另外，还有一个电影放映队。各组均设有主任一人，工作员一至二人。

在我任职期间，民教馆工作较为活跃。体育方面，组织有星期篮球赛，这是在我来以前就有的一项活动。参加比赛的贵阳有几个队，驻都匀的汽车辎重兵学校每周都专车派球员来贵阳参加比赛。担任裁判工作的是体育组主任杨纯福，杨系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毕业，经验较为丰富，颇受欢迎。当时，贵阳文体活动较少，球赛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每逢星期天，观看球赛的人挤满了球场，极一时之盛。夜间，在广场上有打金钱板的，歌词大多是文化组一位姓曲的艺人新编的。自编自唱，唱词新颖，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深得好评。电影放映组的负责人是张文海，每周定期免费放映三次，影片都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每次吸引观众不少。文化组还办得有民众夜校，有两个班，以学文化为主，参加学习的妇女不少。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从事文艺工作的人逃难来贵阳，而贵阳当时又没有话剧团的组织，于是民教馆出面组织“民教剧团”，由我任团长。参加这个团的有：韦布（馆内艺术组主